

## 直击真相

## 我看到的蒋子龙

◎王珍

在一群作家中，他的名字辨识度很高。

他在1979年发表的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，开辟了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新局面，成为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。其情节模式，如“新官上任式”“改革与保守相斗式”“改革+爱情式”等，成为后来者的范本。1980年，小说改编成电影《钟声》，由陈颖主演。同年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，李默然在剧中扮演乔厂长乔光朴。也许更多的人记住了演员的名字而并不知道写小说的他。

而后来的长篇小说《蛇神》《子午流注》《人气》《空洞》，中篇小说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，短篇小说《三个起重工》等一部部力作高密度地问世，几乎每诞生一部新作，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他的作品不但屡屡获奖，而且读起来脍炙人口。更有一卷卷有分量的个人选集、文集的出版，蒋子龙这个名字

一次次打动着人心，人们想要不记住也难。即使在作家群中，他也是月亮和星星在一起。

这位善良正直的作家性格直率，不仅笔锋犀利，口才也非同一般，而且还是一玩脑筋急转弯的高手。据说有一次，在美国洛杉矶中美作家联谊酒会上，美国诗人金斯伯格和蒋子龙互怼。金说，他有个谜语，20年来从未有人猜出。蒋说，自3岁以来从未遇到过猜不出的谜语。金的谜语是：把一只2500g重的鸡装进一个只能装500g的瓶子里，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？蒋的答案：您怎么放进去，我就怎么拿出来。您凭嘴一说就把鸡装进了瓶子，那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。金不得不服啊。

如果不是因为最近有幸参加了一次全国作家的采风活动，估计我永远只能知道这些传说中的蒋子龙。在活动的那

几天，蒋子龙的身前身后，始终有人簇拥、追随、围观，求同车、求同桌、求合影、求签名。

在一个毒太阳的午后，大家进入一个农庄里歇脚、吃刚刚从地里摘来的西瓜。有人过去要跟蒋子龙合影，他立马就放下刚咬了一口的西瓜。在景点，只要蒋子龙稍一驻足，总是呼啦呼啦不断有人“缠缠绵绵”地傍着他合影。而他不管正在做什么，多半是有求必应，态度极好地配合。他天生一张严肃的脸，后天却给他配置了一颗柔软、细腻的心。

活动中，主办方多次安排蒋子龙发言。他每次都讲得用人心动情，引起大家的共鸣。记得有一次是在一个广场上，台上台下都没有座椅。在台下的我们，可以撑伞遮阳，可以喝水解渴，可以挥起衣袂擦把汗。而年近八旬的他，身板笔挺地在阳光暴晒中站台个把小时，照样把话讲得有声有色，丝毫

不敷衍。

无论是吃住行还是集体合影等活动的各种安排，蒋子龙一概听从安排，客随主便。他随和、谦逊，不故作谦虚、客套，更不挑剔、推诿。

在一次乘车的途中，蒋子龙被导游点名叫唱歌。他站在摇晃的车厢前，动情地唱起了家乡河北的沧州民歌。虽然是首阿哥阿妹的情歌，但被他唱得深情而不轻狂，庄重而不狎兴。就像他在活动中手牵手携夫人同行，偶尔互相拍照片，和任何一对从少年到白头的夫妻一样，令人羡慕。

在无人打扰的时光，他们比人群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安静、不动声色。当然，像他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的头脑，时代的智者，只需用自己的笔触和人生描绘出一片别样的天空，根本就无须用喧哗来引人关注。

我素来不敢围观，个子矮

且胆子小，生怕被人家踩死。

从小就羡慕那些能够骑在大人脖子上看热闹的小孩，觉得那就是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”看世界啊。虽然觉得蒋子龙这样一个令文人无法相轻的重量级名字，值得崇拜和敬仰，但我还是沿袭了自己的习惯。我只敢把自己一路上随手拍下的作家们的照片，其中也有蒋子龙夫妇的，发到一个百余人的微信群里。

我刚刚发完照片，群里立刻跳出一行字：“谢谢王珍的照片！蒋子龙十岁。”

虽然在这个人群中，我连路人甲乙丙丁都算不上，但蒋子龙却一样不怠慢，让我脆弱的自尊瞬间得到抚慰。其实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被教懂了：生活中越有料的人越低调，越有实力的人越没有架子，内心越丰盈的人越会理解人，心态越平和的人越懂得尊重人。

## 情景交融

## 箬叶飘香

◎朱敏江

端午时节，便是箬叶飘香的时节。

箬叶长在箬竹上，每年夏秋之际，在南方向阳的山坡、路边或林下，我们可以找到这一簇簇的绿。箬叶是包粽子的必备原料，每年母亲都会早早备下箬叶。

端午节前，母亲往陶瓷缸里浸下糯米，并将腌猪肉切成长方形的一块块，和赤豆制成了豆沙一起作为两种粽子馅。然后她将箬叶和砍下的棕榈叶子一起放在锅中烧煮，捞起箬叶和棕榈叶子冷却便可以包粽子了。

母亲将一两片箬叶快速地交叠，她的手就像变魔术一般，三下两下便幻变出一个漏斗的形状。接着从陶瓷缸里捞出一把糯米，填入漏斗之中，将腌猪肉片或豆沙嵌入其中。然后箬叶来回折叠，所有的糯米都被严严实实地包裹，再用棕榈叶子扎系起来，打个结，一只粽子便成型了。三角粽、四角粽、尖嘴粽，绿色的箬叶包出了各种造型。

所有的粽子精心包好后，便放入锅中倒满水开始烧煮。柴灶中旺火有力地舔着锅底，热气开始透过木制的锅盖“哧哧”地钻了出来。这热气中带着箬叶特有的清香，和着糯米的香味，溢满了整个农家厨房。

待到粽子彻底熟后，便可出锅了。小心翼翼解开棕榈叶，轻轻掀开箬叶，也为粽子掀开了绿盖头。咬上一口，糯米糅合着箬叶形成的纯净清香，加上腌肉或豆沙的丝丝香味，温柔地冲击着味蕾，传递向周身。而糯米的白、箬叶的绿，以及腌肉的红或豆沙的紫，也构筑出了一道无法抵御的视觉诱惑。这一由箬叶包裹出的特有粽香，会维持整个端午，在我的心头刻下美好的印痕。

妻的老家在高高的龙皇山上，从家门出去，箬叶一簇簇相拥在一起形成的绿意，便穿过密密层层的树枝印入眼帘。对箬叶，她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小时候，每年箬叶充分舒展开身子时，妻便会上山采摘箬叶。山坡上，一张张顶端渐尖，基部圆形的箬叶，在山风中轻轻摇曳着迷人的身姿。她机灵地伸出手去，在叶柄处轻一折，箬叶便离开了箬竹的怀抱。

时间慢慢向前推移，采摘下的箬叶也在脚边不断累加。此时，她会从树干上抽下一根缠绕的山藤，将箬叶捆扎起来背回家。

回到家后，妻将大捆的箬叶解开，以四五十张为一小摞重新组合，正面向里对叠在一起以免发卷，并用草叶子进行捆扎。然后将箬叶抱到山溪边，一小摞一小摞地摊晒在干净的大石头上。在习习山风和阳光的共同作用下，水分逐渐离开了箬叶，那一摞摞的翠绿也慢慢变成了淡绿，变成了浅黄。晒干的箬叶收好，待到端午节前便会摇身一变成为畅销货。

端午时节，箬叶包裹着粽子，从各家各户的厨房飘出诱人的清香。这清香飘出了妻的学费，飘出了学习用的铅笔、橡皮，还有一本本心爱的课外书。这清香也飘出了我对端午的美好记忆。

## 思绪点滴

## “名师高徒”新时代的呼唤

◎黄灵豹

人世间，谁人不当学生、不为徒；谁人不跟先生、不从师。

诚然，成功的人生道路上一定少不了名师的教育、培养、指点和帮助。周文王渭水河边拜访姜子牙，才有了周代商的传奇；苏秦、张良、孙膑远行拜师于鬼谷山中，得名师教诲后方成千古名人；刘备兵困马乏，被曹操打得四处逃窜，无立足之地，曾三顾茅庐屈身拜访诸葛亮，后得诸葛亮之辅佐才得以成就一方霸业；张良访黄帝求感动了天地，终于在下邳的圮桥上遇到黄石公老先生予以指点，令他由一个有勇无谋之人变成了“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”的大汉开国谋臣；王献之得父王羲之真传，成为名扬天下书法大家；达·芬奇拜师于佛罗基奥，成就了“世界著名的一代绘画宗师”之美誉…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：名师出高徒；好的技艺需要传承才能流传，才能发扬光大，才能让后人获益；名师成就高徒，高徒成就名师，无名师就不会有高徒，无高徒就不会有名师！

今天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崭新的新时代。新时代需要名师，也需要今日的高徒、明天的名师。名师犹如苍茫大海那闪烁的航标，深邃的夜空里那明亮的北斗星。有名师指点，能使你更好地确立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，少走弯路，少遭挫折；有名师指点，能驱散你心空迷蒙之云雾，见高远之方向；有名师指点，才能涌现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，支撑起“中国制造”的大厦，使伟大的时代铿锵前行。

“良田百顷，不如薄艺在身。”一个珍惜名师的社会，才会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、充满创造的社会、为后人留下宝贵遗产的社会。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·培根曾说：求知可以改进人性，而经验可以改进知识本身；学问虽能指引方向，但往往流于浅泛，必须依靠经验才能扎根根基。重师、重教、重名师，我们的人生才有发展，社会才有希望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才能弘扬，劳动光荣和精益求精的社会风尚才得以营造。

新时代呼唤“名师高徒”。

## 百姓故事

## 东北遭遇“女酒霸”

◎陈慈林

大家经常把学习成绩好的叫“学霸”，歌唱得好的叫“麦霸”；那如果酒量超高、酒风超豪爽无人可敌的人，似乎就应该称作“酒霸”了。

多年前我到东北出差，就遇到过这样一位青年“女酒霸”。幸亏我奉行“好男不与女计较”和“好汉不吃眼前亏”的双重自我保护原则，宁愿认栽服输也决不逞强，避免了一次后果难测的“事故”，只留下如今回忆中的传奇“故事”。

1990年7月，我到齐齐哈尔参加会议，饭桌上代表东道主“敬酒”的是昂昂溪某单位的一位吕姓女主任。吕主任30多岁，有东北女性行动干练、说话豪爽的特点。她先自我介绍一番，对远道而来的南方客人表示欢迎，然后要求我们推选一名桌长活跃气氛。因为我当时职务最低、年龄也较轻，大伙一致推选我当桌长。

吕主任与我握了握手，然后从一箱“北大荒”酒中随手抽出一瓶，捻碎蜡封，把酒倒在一只蓝边大碗中，刚好满满一碗。那酒香气扑鼻，酒液都“挂”在碗壁上，可见度数不低。

她笑着对大伙说：“欢迎各位来到东北，小妹先干为敬。”话音刚落，一碗酒已被她鲸饮而尽。她扬了扬手中的空碗，以波澜不惊的语气说：“刚才是我敬的酒，下面我与桌长对饮一碗。”说着她从箱子里拎出两瓶酒来，分别注满我与她面前的两只碗。

我拿过酒瓶一看，上面标明酒精度65度，每瓶500毫升。我自忖，仅限这碗酒，我还能勉强支撑，但看她喝第一碗酒的样子，肯定不可能一碗就让我过关。而这样的烈酒，超过一碗绝对是我不可能承受之重。如此，我应该明智地选择示弱。

“谢谢吕主任盛情接待，不过对我酒精过敏，医生嘱咐不能喝酒，几十年来我从未喝过酒。”

“这位大哥不诚实，小妹是女的都喝了，您一大老爷们，竟然不喝酒，是不是看不起咱东北小妹？再说，这‘北大荒’是咱黑土地的酒，上面有对各位客人和大哥的情义，我

你不喝怎么行？”

“吕主任，我是真不能喝酒，无论如何要请你原谅。”“那不行，你不能喝，让其他人喝，宁伤身体，不能伤感情呵。”

亲眼目睹了她喝水如喝水的“风采”，一桌子人谁还敢说自己会喝水？“球”又踢到了我这桌长面前。

我暗自思忖：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无论如何不是她的对手，反正她也不了解我，于是我一口咬定自己滴酒不能沾。

僵持了几分钟，她看我真不肯喝，也不能拿酒硬灌我，于是换了个进攻方向：“大哥不会喝水，能喝水吗？”“水我当然能喝。”“那好吧，你喝两碗水，我喝一碗酒，可以吗？”我略作考虑，便说可以。“那你可不能反悔呵。”说着她到自来水龙头前接了两大碗水，放到我面前。“我刚才已经喝了一碗酒，你现在喝掉一碗水，我再喝第二碗酒，你接着再喝第二碗水。”

水又不会醉人，我端起碗想一饮而尽。谁知当地的自来水管都埋在永久冻土层以下，夏季水温都很低，水一入口，顿觉牙齿冻得生痛，好不容易喝完一碗水，胃里已感觉很不舒服。吕主任看我喝了第一碗水，端起酒碗，又是一个鲸吸，然后笑着让我喝第二碗水。

“我，我是不是快老了？哭泣不成声。

英，别怕，我会带着你去远航。风语气坚定。



端午龙舟 夏之明 摄

## 微型小说

## 风英之恋

◎农华

风时常对着土墙说话，只要他一开口，英就全都听懂了。

风喜欢英毛绒绒的外装，时而摇头，时而点头。看风欣赏着自己，英像一朵娇艳的花儿。

没人的时候，风偷偷在英的耳边说：我要天天陪着你，伴随你长大。英真的醉了，花香似的飘到她心里头，羞答答低着头。

有一天，英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独自掉眼泪。这时风来了，安慰道：英，你怎么哭了？

“我，我是不是快老了？”英泣不成声。

英，别怕，我会带着你去远航。风语气坚定。

## 难忘记忆

## 梦中的母亲

◎孟庆瑞

我的母亲是沂蒙山区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。在这片风景秀美但并不富饶的土地上，母亲就如一颗黑夜中的流星，在我的人生长河中划出了一道亮丽的光芒，瞬间便消失在茫茫的宇宙间。

母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，打记事起，从天微亮到夜幕降临，她就如一个上紧的发条，推碾、割草、喂猪、摊煎饼、种田。日复一日琐碎的农活，让母亲始终处在忙碌之中。岁月侵蚀着母亲的青春，让她的秀发由黑变白，曾经美丽的容颜也深深刻下了岁月的年轮。她那微细的纹理慢慢变成深深的皱纹，每一条皱纹恰似母爱聚集起来的河流。

每当晚饭之后，母亲时常在极为昏暗的灯光下穿针走线，利用琐碎时间为家人缝制衣服。我

们极为合身的衣服，均出自母亲那双粗糙且布满老茧的双手。

忙碌的母亲，似乎永远不觉得累，这种勤劳务的品质贯穿了她的一生。母亲的勤劳和善良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全村无论谁家闹矛盾了，一时解不开心头的疙瘩，都会找母亲倾诉。尽管母亲大字不识，却能说出许多通俗的道理来，很快便拂去来人心头的郁闷，带着笑脸回家。

清楚地记得，在我五哥当兵走后，每到日暮黄昏之时，母亲总会站在村东头翘首向东望。五哥当兵几年来，母亲总是踮着小脚，来回奔走在从我家到村东头这条小路上，这看似很短的路程，在母亲心里却显得那么漫长。母亲的鬓发，在这条乡村小路上变得越来越白，眼睛也变得越来越浑浊。

春天来了，雪花又落了，母亲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，在心中默念着自己的孩子，祈祝着远方孩子的平安。

有时，拿着五哥那一身戎装的照片，母亲经常会用手轻轻地翻来覆去抚摸，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端详好久。

母亲没有上过学，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很独特。她往往是从小事入手，影响和熏陶孩子，正所谓言传身教。母亲的一生尽管是那样的平凡和质朴，可我灵魂深处的“精神长城”，却是受她的言传身教慢慢构筑起来的。

母亲的离去是突然的。在我还没有能力回报母亲养育之恩时，她就急切地走了，这留给我深深的愧疚和遗憾。在带着这种愧疚和遗憾的岁月变迁中，儿子对母亲心怀无尽的思念。